

史通
鑑問
糾疑



史

糾

朱明鎬
撰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

通鑑問疑（及其他二種）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九一年北京第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ISBN7-101-00894-1/K·367

四庫全書提要

史糾六卷。明朱明鎬撰。明鎬字昭邑。太倉人。是編考訂諸史書法之謬。及其事迹之抵牾。上起三國志。下迄元史。每史各爲一編。元史不甚置可否。自言仿鄭樵通志。不敢刪削唐書之例。其晉書五代史亦闕而不論。則未審爲傳寫所佚。或點勘未竟。觀篇末別附書史異同一篇。新舊唐書異同一篇。與全書體例。截然不同。知爲後人掇拾殘稿。編次成帙也。明代史論至多。大抵皆八比餘功。偶檢綱鑑數紙。卽妄以臆說翻案。徒修游談。明鎬名不甚著。而于諸史皆鉤稽參貫。得其條理。實一一從勸驗本書而來。較他家爲有根據。其書三國志以及八史。多論書法之誤。而兼核事實。唐書宋史則大抵考證同異。指摘複漏。中頗沿襲裴松之三國志注。劉知幾史通。吳縝唐書糾繆。司馬光通鑑考異之文。又如隋書蘭陵公主忍恥再醮。而身殉後夫。取冠列女。顯然乖謬之類。亦未能抉剔無遺。至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本雜採諸書。案而不斷。以備史家之採擇。故義取全收。例無去取。夢莘實未旁置一詞。而明鎬誤以紀述之文。爲夢莘論斷之語。大加排詆。尤考之未詳。要其參互考證。多中肯綮。精密可取者。十之六七。亦可謂留心史學者矣。

史糾卷一

明 朱明鏡 撰

三國志

魏志

志云。建安五年。春三月。董承等謀泄。皆伏誅。按承之謀。深惡吉利之無君也。於吉利爲逆。於獻帝爲正。今書伏誅。伏獻帝之誅乎。伏吉利之誅乎。凡志近事多微詞。以遠禍也。陳壽立太康之世。以指建安。直筆何害。尙畏南史之及身哉。

志云。公軍官渡。紹連營稍前。依沙磧爲屯。東西數十里。公亦分營與相當。合戰不利。時公兵不滿萬。傷者什二三。按初平三年。操領兗州牧。擊黃巾于壽張東。受降卒三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收其精銳者。號爲青州兵。今皆何往。乃云不滿萬耶。卽征戰損傷。士卒物故。容亦有之。未應如此之多也。據袁屯東西數十里。公亦分營與相當。是明乎捕境內之師以拒之。軍容甚盛。但視袁兵差弱耳。操固善用兵。亦安能以么麼之衆。殲十萬之師乎。裴松之辨之最詳。附載于後。松之曰。紹爲屯數十里。公能分營與相當。此兵不得甚少一也。紹若有十倍之衆。理應當悉力圍守。使出入斷絕。而公使徐晃等擊其運車。公又自出擊淳于瓊等。揚旌往還。曾無抵闔。明紹力不能制。是不得甚少二也。諸書皆云分抗紹衆八萬。或云七萬。夫八萬

奔散。非八千人所能縛。而紹之大衆。皆拱手就戮。何緣力能制之。是不得甚少三也。將紀述者欲以少見奇。非實錄也。按鍾繇傳云。公與紹相持。繇爲司隸。送馬二千餘匹以給軍。本紀及世語並云。公時有騎六百餘匹。

志云。初太祖父嵩去官後還譙。避難瑯琊。爲陶謙所害。故太祖志在復讐東伐。按陶謙剛直知大體。于嵩何郤。而必欲殺之。且操爲人推威名已立。謙卽不能爲許子將。獨不若鼎鑪有耳乎。操已心識其必死。姑以殺父復仇爲名。肆其東封耳。韋昭吳書曰。太祖迎嵩。輜重百餘兩。陶謙都尉張閭將騎二百衛送。閭于泰山華費間殺嵩取財物。因奔淮南。此實錄也。郭頒世語歸獄于徐牧。陳壽同之。識不逮韋氏遠矣。

志云。建安十三年十二月。孫權爲備攻合肥。公自江陵征備。至巴邱。遣張喜救合肥。公至赤壁。與備戰。不利。按吳志。劉備破曹軍。權始有合肥之役。是赤壁在先。而合肥在後也。今記載舛訛。先後倒置。宜爲孫盛所駁。

志云。建安十九年十一月。漢皇后伏氏坐昔與父故屯騎校尉完書云。帝以董承被誅。怨恨公。辭甚醜惡。發聞。后廢黜死。兄弟皆伏法。按曹瞞傳。載華歆勒兵入宮事甚詳。后閉戶匿壁中。歆壞戶發壁。牽后出。帝時與御史大夫郗慮坐。后被髮徒跣過。執帝手曰。不能復相活耶。帝曰。吾亦不自知命在何時也。帝謂慮曰。郡公天下寧有是乎。據此是首逆者操。輔逆者歆。今書坐書廢黜死。實伏法。概爲專目獻帝之詞。而大逆主名終不得曲筆耳。此涑水修資治通鑑所以芟陳志而載吳傳也。

志云二十三年漢太醫令吉本與少府耿紀司直韋晃等反攻許燒丞相長史王必營必與潁川典農中郎將嚴匡討斬之按趙岐三輔決錄注時有京北金祿自以世爲漢臣日磾討莽何羅忠誠顯著名節累葉觀漢祚將移謂可季興乃喟然發憤遂與耿紀韋晃吉本之子邈邈弟程等結謀是則謀討非謀反也再按袁譚獻帝春秋收紀晃者操實主之王必時已先創死則討斬之名無由曲歸矣大凡史官之筆一字之意務歸精嚴如志中東征孫權西征劉備之屬朱考亭悉以擊易之愚謂建安之年尙可無易此時獻帝猶守祭號操得挾天子以令諸侯及山陽避位黃初嬗號蜀爲正統吳爲敵國曰討曰伐凡宜蓋正愚聞范曄東漢書紀晃之傳直云討操不克夷三族考亭綱目遂祖其說曄以二人爲忠壽以二人爲賊二史所見孰優吾于承祚三志而識蔚宗之恩精吾于涑水通鑑而服考亭之筆正范曄自稱其書曰體大而思綺志云齊王諱芳字蘭卿明帝無子養王及秦王詢宮省事祕莫有知其所由來者按齊王爲任城王楷子孫盛春秋主之卽有疑辭要亦不甚河漢也據壽所書遺體莫考支系亡辨豈其出自空桑抑亦全憑臆竹當時劉放孫資之徒逢迎司馬夙以漢少帝秦呂政之事謗之壽亦沿其說而著筆耳壽載廢張后廢齊王事特近良史之筆愚每謂壽書魏事易書晉事難蓋土行已盡可顯列其隱身立晉朝難罪狀其祖也今于操多曲筆于懿師多明文何耶或以操芟夷羣雄積苦兵間每天下于黃巾黑山之手而司馬父子蹈藉餘口狐媚以弋天位此不過新莽楚元之屬耳當塗典午情罪差異故亦輕重其詞歟志云五年五月己丑高貴鄉公卒書法至此是無天矣大行之慘夷于大夫卽司馬躬自削牘尙或心戰

而不敢下。或曰：謫官于晉之故。然則郭頒傳暢習鑿齒獨非晉人乎？郭頒世語傳暢諸公贊習鑿齒漢晉春秋深晰充濟之逆，歎服王經之義。紀己丑之事，本末詳盡，具有微文，壽獨何情？甘蝕大義以獎亂人乎？志云：術以餘衆奔九江，殺揚州刺史陳溫，領其州。按王粲英雄記：術所恨者陳瑀，非陳溫也。溫先瑀刺揚州，自病死。陳瑀爲術所署，術敗而復背之，所以怒而治兵。然瑀亦止走歸下邳耳。無殺瑀之文。陳志殆不深攷。

董卓傳 滅洪傳

董卓肆毒初平，子源授命本朝，皆嘗入漢紀，不必贅魏志也。史通限斷之說，誠不可易。然則袁紹、袁術、呂布諸傳，可無議歟？官渡之戰，徐州之擒，魏功爛焉。比事屬辭，勢必連及。要以大義折衷，魏志斷自夏侯元讓，強以餘人綴入，不過代後漢載筆耳。至于卓傳，術傳之評，松之譏其詞複，恨其未盡，此直瑣瑣，何足云也。

夏侯尚傳

傳載清河王經坐高貴鄉公事誅，始經爲郡守，經母謂經曰：汝田家子，今仕至二千石，物太過不祥，可以止矣。經不能從。歷二州刺史，司隸校尉，終以致敗。按王彥偉之義，上方孔父，視彼王沈、王業二人，罪通于天矣。陳壽不爲立傳，而附見于夏侯尚傳之末，一異也。經被收辭母，母顏色不變，笑而應曰：人誰不死？往所以不止汝者，恐不得其所也。以此并命，何恨之有哉？習鑿齒紀之甚詳，由此言之，彥偉之母，允矣聖善。

非止知與知廢之母。及東海賢智之母。所得髣髴其誼者。而陳壽刪去不錄。止載其守分知足之言。使後世讀史不闕本末者。徒以彥偉之母。一清河結婦人耳。而彥偉并不能辭乾沒進趨之惡名。二異也。或曰。書經忠是昭晉篡壽亦畏罪耳。則應之曰。太始元年之詔。賜經孫以郎中之爵。是晉武尙深懲其忠。而壽志必曲掩其美。三異也。

荀彧荀攸賈詡傳

評曰。荀彧清秀通雅。有王佐之風。然機鑑先識。未能充其志也。荀攸賈詡。庶乎算無遺策。經達權變。其良平之亞歟。愚謂荀文若所謂充志者。夾輔漢室。延祚二紀。謀敵斷論。思若有神。世有議其協規曹氏者。嗟乎。撥亂之才。英雄之姿。操實稱荀文若。不操歸而誰歸乎。及至大勢在許。當塗成讖。九錫勸進。雜然煩興。文若始恨韓盧得肉。止以自肥而已。乃一死飭甘。以達本懷。裴松之所謂全大正于當年。布誠心于百代者也。未充之說。非愚則陋矣。賈荀合傳。尤爲不倫。賈詡爲淮。汜謀主。身代董卓報仇。元凶甫夷。逆禍重結。致使行在兩辱。郎官采稻。閱獻帝本紀。髮恒上衝。則賊漢者文和。忠漢者文若。忠逆同區。何以垂訓。松之以爲不編程郭之篇。而與二荀並列。未免失類。愚謂非也。賈詡止塘附董卓傳末。程郭何辜遭此酷乎。文帝用賈詡爲三公。孫仲謀聞而笑之。詡謀策深長。仲謀何笑笑者。笑其始直作賊耳。

管寧傳華歆傳

王彥方明德在人。爲世師表。陳壽不爲立傳。附見于管幼安傳中。所見者。商賈自穢。一二語而已。華子魚

佐逆弑后。壞屋發壁。獨掩覆不書。本傳終附小美。演至千言。嗟乎。此二傳出。邪人得氣。而善者懼矣。烈在後漢

獨行傳

陳泰傳

傳稱狄道城中將士見救者至。皆憤踊。姜維始謂官救兵當須衆集乃發。而卒聞至。已謂有奇變宿謀。上下震懼。自軍之發。隴西也以山道深險。賊必設伏。泰詭從南道。維果三日施伏。松之案。此救至出于不意。若不知救至。何故伏兵深險。乃經三日乎。設伏相伺。非不知之謂。此皆語之不通者也。註

盧毓傳

傳云。會司徒缺。毓舉處士管寧。帝不能用。按管幼安忠于漢世。終不臣魏。寧爲漢處士。不爲魏司徒。區區此心。前有聖勝。後有陶潛。當時有楊彪耳。陳志以爲帝不能用。帝卽能用。幼安爲之用乎。詔書歲下。安車重茵。備極隆渥。幼安終以老病。辭不受。詔是則帝欲用之久矣。

諸葛誕傳

傳云。誕。欽。屠戮。亦亦生擒。三叛皆獲。天下快焉。愚謂司馬氏父子柄國。奕視其主。在朝貴仕。惟預譖九錫文爲典午。勸進而已。乃彥雲公治。唱義于前。仲恭公休。著忠于後。或感思明帝之顧命。奮袂誓師。或自傷魏室之重臣。願清帝側。司馬曾不悔禍。阻兵安忍。收魏氏之甲兵。攻魏氏之城邑。借魏氏之市朝。屠魏氏之公孤。參夷三族。茹及尺童。凡有知識。莫不含辛。咸謂西陵苗田。無淚可揮。忍死登牀。六尺安在。厥後子

孫末裔。有以面覆牀之事。石勒胡人。有司馬狐媚之辭。知典午父子兄弟之邪。則知公休諸人之正。而修史無識。昧于大義。指忠爲叛。以憤爲快。文欽卽非誕僞。要亦魏之烈士。唐咨本屬亡命。寧非吳之義師。曲予之以叛名。將何法而受惡耶。

蜀志後主紀

評曰。官不置史。注紀無官。是以行事多遺。災異靡書。諸葛亮雖達于爲政。凡此之類。猶有未周焉。按景耀元年。史官言景星見。則蜀漢未嘗無史官也。借曰此延熙二十年以後事。諸葛捐館舍已久。史官之設。當屬蔣費董郭諸人。則列傳何故無明文乎。蔣費董郭在朝。恪遵諸葛遺式。守而勿失。一如平陽之於鄭侯。未必有所改張增立也。且諸葛于章武之世。庶事草創。建興之時。規條粗立。左史右史。國之大典。必不空廢。厥曹遺譏後人者矣。

諸葛瞻傳

傳云。自瞻厥建統事。姜維嘗征伐在外。宦人黃皓。竊弄機柄。咸共將護。無能匡矯。按常璩華陽國志。諸葛尙曰。父子荷國重恩。恨不蚤斬黃皓。則黃皓竊弄。諸葛所痛心疾首者也。再按孫盛異同記。瞻厥等以維好戰無功。國內疲敝。表後主召還。蜀長老猶有瞻表。以閹字代維政事。則姜維顯武。諸葛諸人所深憂太息。明悉而熟計者矣。壽之曲筆。□書爲瞻吏。爲瞻所辱。故借事歸惡。蜀中長老之語。良不誣也。至于諸葛相國之評。應變將略。非其所長。後世因以爲陳史詬病。愚獨謂不然。陳史推服武侯。殆不一口。咨述追思。

則以爲召公之甘棠誦美遺篇。則以爲周公之諸誥。遠爲匹管。近復亞蒯。天下有周召管蕭而不嫺將略者乎。其意若曰。謂孔明將略爲長。則當謂司馬宣王將略爲短。當時巾幗之貽。畏蜀如虎之刺。及死諸葛走生仲達之謔。皆代君臣父子所深諱。壽不得不爲微詞以自全。觀其泰始十年上諸葛集書中。有所與對敵。或值人傑之語。其本指約略可見。後人宜玩其全文。毋摘其單詞可矣。至以愁怨之故。于思遠多深文。則愚不能爲之釋也。

譙周傳

周勰主啣璧俛首事仇。視顏希利。要冀微榮。孫綽論之詳矣。顧愚重有恨于周者。作仇國之論。以本國爲因餘。以敵國爲肇建。當塗篡竊。崇爲正統。昭烈帝命。鄙以閭位。身受漢官。獨吠其主。抑至此乎。尤可怪者。祖周舒之說。演杜瓊之議。造作符讖。肆成妖言。先主名備。訓以爲其。後主名禪。訓以爲授。曲詆至尊之諱。巧作亡國之辭。此不必陰平縋軍。綿竹敗衄。而邊鄙不謐之夕。後主高枕之年。周已翹首頓足。日夜懸望魏軍之入矣。心乎亡漢。以媚新君。人之無良。未見其匹。借曰周明于天文。則當塗未幾。典午竊之。典午二傳。牛氏代之。乾象有懲。周何以一無推驗。寂若吞炭耶。陳壽不加貶詞。殺以安劉。莫邦譽之。斯時後主嬰城固守。勢窮而潰。魏卽淫刑。斷不以亡國之君。肆諸東市。蠶叢土著。恐難尸誅。則傳所謂劉氏無虞。一邦蒙賴者。周或自以爲功。而陳氏亦從而功之耳。輸國與人。受賞微侯。如周者。當斬頭瀝血。以祭昭烈之廟。北地之墓。招思遠諸人死戰之魂而告之。并圖其奸狀於鼎曰。使後世人臣無如譙周也。

吳志士燮子徽傳

呂岱誅士徽一事據士燮傳岱命士匡誘降後復行誅據呂岱傳潘軍卒至罪人被縛一以爲誘降殺降是無功而有罪也一以爲用兵若神是無罪而有功也後之讀史者信士燮傳乎抑信呂岱傳乎

周瑜魯肅

按吳大帝與漢昭烈并力拒魏此魯子敬本謀也迎昭烈于當陽追公瑾于已使皆倡自一人非關別議夾輔本多首事惟一而陳氏作志傳周瑜則以周瑜爲始謀傳魯肅則以魯肅爲始謀傳諸葛亮則以諸葛亮爲始謀三人同詞莫適爲主載述之體將無大謬或曰吳蜀二史各歸美大臣耳三志出陳氏一手何舛互無序也或曰遺忘過誤失在偶然耳周魯同傳上下概不相蒙又無詞以處也據大帝評騭四臣之語稱肅二長以急呼公瑾逆擊孟德爲快要當以子敬本謀爲正

陳氏紀事簡質有良史風但統觀大體其闕有四不誌歷學一闕也不傳列女二闕也不摻高士三闕也家乘國志未及廣探四闕也治歷明時王者所向蜀用編訢之四分魏用楊偉之景初吳用劉洪之乾象並行刊落不復著說傳管輅則偏遺楊偉之歷表列闕澤則不著徐岳之受學代更兩易何沈著書乃始詳著宋典史有烈女猶陽之有陰日之有月相須而成也當時王經之母姜敘之母夏侯之女辛毗之女陸績之女孫翊之妻徐氏趙昂之妻王氏類皆卓卓矯絕舉其行迹殆賢于士大夫而概行刪削不入國史傳至後世內則何觀立朝以功顯在野以節著若沐並吉茂焦先董遇或以清介流聲或以苦貞顯號

而姓氏不登。一無齒錄。至如華陽有志者。舊有傳。蜀卽無史。故老是詢。而紀事荒落。簡軼微勘。太守鄧方。參軍費觀。太常賴恭。光祿黃柱。皆失行事。不爲博訪。甚至衡文經韓士元之流。既沒。名實復亡。郡縣殺梁失短。未免三歎。猶可諉之曰。諸葛不立史官也。若夫吳壹椒房至戚。位至通侯。推其地。例應鵬辭。行狀放失。譙周尙在。可訪而存。卽一無善狀。何嫌文史從同。吳孫邵爲丞相。實在顧雍陸議之先。列傳無名。事較少見。卽韋昭爲張惠恕之黨。刪落不書。而項峻吳孚。已有注紀。何不採存。以備規則。首相無傳。自吳志始。諸如此類。或免傳疑之失。而終有闕如之恨也。

宋書

武帝紀

紀云。零陵王薨。按零陵以酖死。非正終也。自是而後。君無不禪。禪無不酖。山陽考死。頓成異數。休文書法。一無明文。何耶。愚謂零陵王之死。宋趣之也。汝陰王之死。齊趣之也。沈書前書薨。後書殂。類爲殁身之善辭。後人習其讀而忘其本。幾不知立人之有罪矣。按零陵汝陰之死。綱目特書宋齊爲弑。此固大傳義理之文。春秋誅意之指。不敢以望六朝文士。獨是當時實錄。如外戚協謀。掩被絕其命。監人行毒。賞邑酬其德。灼人視聽。概削不錄。抑何心。眷簞臣。願爲前驅耶。

文帝紀

紀載二十八年春正月。索虜自瓜步退走。二月。索虜自盱眙奔走。按魏太武南下。宋所不亡者僅耳。脫佛

狸渡江，不屬聲言，則卯金已亡，禾黍何植，而沈氏概作自張之辭，何可示後？或曰：宋書撰自何承天，山謙之、蘇寶生及徐爰、沈氏修之耳。諸氏爲宋臣，禮宜爲尊者諱。沈氏兩更易代，理絕諱嫌，何故曲爲夸文乎？孝武大明中，魏使通和，曰：索嶠有請，明帝恭始中，魏人來聘，曰：方物有獻，或等之小國乞盟，或齊之雜夷請吏，凡皆踵襲四家之史，而不自知其陋者也。卽魏書亦然。

紀云：三十年二月甲子，上崩于含章殿。讀史至此，幾疑文帝爲正終矣。許世子止弑其君買，孔子之筆，將無深文耶？

順帝紀

紀中載袁沈諸人，或云據地以反，或云有罪伏誅，夫蒼道成之心，路人所知也。沈荊州、袁司徒，不忘宋室，投袂而起，劉遐、王宜與、黃回輩，心銜執政，欲與異同，卽忠貞之跡，少讓袁沈，亦高出褚淵，而休文概加反名，坐以罪狀，抑何善作跖犬也？替罔大倫，是非舛戾，赤章牘罪，自悔何晚？書讀南史順帝紀，袁沈諸人，順有書法，在牧之則曰：舉兵不從執政，桀則曰：據石頭謀誅道成，在遐、宜與及回，則曰：不從執政，或曰：貳于執政，文盡不汗，彷彿南董，考亭綱目，循其意而不改，嗟乎！一代良史，吾推延壽爲才矣。

律志

書以漢名，而稱事上盡犧年，志由宋立，而汎引遙取烏紀，史通之議，已責班氏，移之相繩，休文何辭？張先味準，嚴宣、聶律，已入范書，杜璽、辨鍾、柴玉、養馬，先形陳志，荀勗、列和、往復之辭，劉秀、鄧昊、造笛之制，時晉

無書。應成別錄。連牘紀載。無乃辭費。鍾宗初減箱笛。奚縱繼損寸分。元嘉樂制。事止二人。存志實錄。數詞而已。

歷志

劉洪乾象。彪書僅紀。楊偉景初。壽史先遺。晉武泰始之改歷。江左劉智之浮詞。並悉詳述。以備參考。補前史于既缺。啓後人之纂修。但年代既殊。理有限斷。陳史太略。宜續三國之後。晉紀未成。別修典午之書。何必混行著錄。如同一家。遠載兩漢。失尤昭灼。律志已明。無用煩陳。至于馬彪忘劉歆之年。妄以太初同三統。揚雄感益日之說。遽至采掇爲太元。何歷上于元嘉。皮延宗不嫌發難。祖歷奏自大明。戴法興讓以六條。前何後沈。或論或述。此則禮重稽古。事關知今。記述之上。善未容求疵者也。

禮志樂志

宋興。江左多承舊儀。劉用馬制。竹製魏典。白黃初以迄義熙。並入志中。沿流遡源。義或無嫌。但王導議興太學。表至千言。衛瓘勸成封禪。疏凡四上。勒之宋冊。無關體要。樂府盛于魏祖。巴渝造自仲宣。繆襲初平。韋昭炎缺。建安文章。古道來超。東南竹箭。價並玕琪。陳志刪落。曾無概見。傳云。荀勗卓有鴻文。張華成綏。繼多碩采。曹毗王珣。並造歌章。渡江之後。賴以楊麻。統收並採。王虞合傳。此或魏晉之功臣。抑亦劉宋之舊枝也。里謳塗舞。事係風愆。職在史臣。載之宜悉。晉護悲歌。懷懷新曲。讀曲哥之哀第四。壽陽樂之本南平。王廩之長史。變攸之之鳥飛。隨王誕造襄陽之聲。沈懷遠創號梁之器。音即近于淫哇。事必誌其自起。

若夫子夜爲太元女子，前溪屬沈玩將軍。阿子由晉穆之呼人，團扇係王珣之竊婢。事關曩代，空爾煩文。饒歌代有詞章，並非漢舊，繆章二家，并易曲名。劉宋四篇，音詰難譯，凡同制禮樂中舞歌二章，工人相語，手習而已。景恂廢樂，言自不謬。何承天網羅古曲，私造于家，顧換大篇得十五。○句有字義稍變，意在煇繼。朱鷺爲朱路，悲翁爲悲公，翁離改以離離，石留易之石流。上陵增者遠期，削如所思，思親義，非當風而揚灰。上邪語，無冬雷而夏雪，開典正之文，備風雅之藝，卽芳樹一篇，翠穎紅葩，有同時製，當亦采蓮鳴樹。古詞者流，志不騷于俗，蕩情有類乎正風，固爲上降大乎，下陵四箱，情乎劉宋，用彼昧襟，失茲典型也。休文見時不用，全錄歌章，并著義熙之年，不沒私創之實，倘亦良史之遺乎。

天文志

春秋紀災，具創事應，叔世咎徵，無辭曲引。孝武十八子，明帝廢昱，屠割天親，貫盈上通，乃繙閱志內，一臣橫死，謫見數四，而本枝蘊醢，不動天文。斯豈風人有言，夢夢者天，抑亦左右失記，司史者過也。詳載前朝，失難屢詰，但毋邱諸葛，不改逆名，骨朽木拱，訖無論定，諸人不反地上，猶反地下，陳志竊附微詞，晉紀曲修國諱，沈氏沿襲紕繆，皆不釐正，史官爲一邱之貉，大可悼也。

符瑞志

斯志一立，子元深詆，顯神器至重，方之逐兔，太息輟耕，接璽于世，叔皮著王命之論，休文造符瑞之篇，異文同指，未宜刻繩。故西漢白蛇，東京赤伏，當塗黃鳥，典午冊丹，元熙未終，永初將肇，姓氏昭于雉識，小半